

80 P. or. 533/22

W

第九十一回

至此回諸妾已散盡矣然李公子來求親却云玉樓
愛嫁誅心之論

薛嫂舊媒陶媽新媒夫桃傍之雪乃是杏花之色非
若前此之雪壓枝頭以相欺也

筭命以及妻大兩黃金長等語特出相犯卽用薛嫂
喚醒多少痴人而止留銀壺作念其餘凡玉樓者皆
帶去知挑楊姑娘罵張四舅何益而月娘送茶赴席
則李家又添一西門姑娘或西門大姨西門慶如有
兄弟又當爲西門大舅也可笑可想

卽寫玉簪總是作者教人慎持富貴于得意時而又見風波世路無刻不然纔得微名卽爲身患也

夫西門等之熱也以錢耳讀書人之熱也必以名今玉樓旣不熱于西門慶家且杏花乃狀元之稱宜乎讀書人之所謂熱者也乃熱以名而名卽爲累此玉簪之所以爲玉樓累也觀玉樓之名必鑄于簪上可知故上文講財色的利害已完又恐人不知而求名故于此回又將名之一字爲累痛切爲人陳之見必至玉簪兒賣掉了方能安穩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詩曰

簾展湘紋浪欲生

幽懷自感夢難成

倚牀剩覺添風味

開戶羞將待月明

擬倩蜂媒傳密意

難將螢火照離情

遙憐織女佳期近

時看銀河几曲橫

話說一日陳敬濟聽見薛嫂兒說知孫雪娥之事這陳敬濟乘着這個根繇就如此這般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薛嫂只得見月娘說陳姑夫在外聲言發話說不

要大姐要寫狀子巡撫巡按處告你說老爹在日收着他

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

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

者家人來與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

一連結出三
事見月娘吐

放物之難使人
爲瓶兒一哭

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

說的慌了手脚連忙催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

奩箱厨陪嫁之物交玳安二人都抬送到陳敬濟家

以先
何不

拾去以此知月娘貪
刻陰毒無處不然也

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粧

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

大丈夫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他他沒

見你別的箱籠敬濟又要使與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
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丫頭是李嬌兒
房中使的如今留着早晚看哥兒哩把中秋兒打發將來
說原是買了伏侍大姐的這敬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來
回只叫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上你到家拜
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多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守哥兒
既是典了大姐房裏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
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
娘無言可對只得打元宵兒打發將來敬濟收下滿心歡
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

饒你奸似鬼

喫我洗腳水

接下一頭單說李知縣見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看見
吳月娘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知是西門
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模
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
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便覺動心但無門可入未知
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
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
贓物數目望其來領補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
聖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郎吏

何不韋徑使官媒婆陶媽上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上听了必

陶媽上自是桃夭之慶非如寒雪漫空也

喜欢的疾走如飛一直到于西門慶

門首來迎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上向前道了萬福說道

動問管家哥一声此是西門老爹家

今

來昭道你是那里

來的老爹已下世了有甚話說陶媽上道累及管家進去

稟告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上奉衙內小老爹鈞語

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上要嫁人敬來說親那來昭喝道

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

奶上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

媒婆有要沒緊走來胡撞其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边奶上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上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上敢來嫁不嫁起動進去裏声我好回話去來昭道也罷典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上一位奶上有哥兒一位奶上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上要嫁人陶媽上道衙內小老爹說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几点白麻子的那位奶上來昭听了走到後边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一个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上並沒半个字兒送出外边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

日見來說臉上有几个白麻子見的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裡蘿蔔動个心忽刺入要往前進嫁人月娘原不識王樓一向蓋爲王樓牢籠久矣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难忖量一面是到王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边有个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内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在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所說當時没巧不成話自古姻緣着線牽那日郊外孟王樓看見衙内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内暗度男子漢已死奴身边

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子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
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
心腸改變不似常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个葉落歸
根之處。還只顧侵上的守些甚麼。到沒的擔閣了奴的青
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
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欢喜。又是羞愧。口裡雖說
大娘休听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賚把臉來飛紅了。愛修如此
寫來却是安身立命之意。正是
不是金蓮輩妖淫等也。

含羞对眾慵開口

理髮無言只搵頭

月娘說此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來昭

你請那保山進來。上昭門首喚陶媽。上進到後邊見月娘行畢了禮數坐下。小丫鬟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陶媽上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說貴宅上有一位奶上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上道：俺宅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上几个白麻子，便是這位奶上月娘听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領陶媽上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流洗打扮出來。陶媽上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上，果然話不

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双、堪可典俺衙內老爹、做個正頭。
娘子玉樓笑道、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
紀原娶過妻小、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有官身無。
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特映薛嫂陶媽、道天麼天麼、小媳。
婦是本縣官媒、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
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
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
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聞、
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
个從嫁使女、谷應又不出衆、要尋个娘子當家、敬來宅上、

說此親事若是咱府上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僞墳塋地土錢糧一例尽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拏到縣裡任意拶打玉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媽七道俺衙內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壘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土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驟馬成群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雖是媒人語寫來自是世家與市井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不同是五花官詔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

被陶媽上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喚蘭香、放桌兒看

茶食點心與保山咽、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

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奴也吃人哄怕了、一語見血陶媽上道好

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渾自渾、好的帶累了反的

小媳婦並不搗謊、只依本分做媒、奶上若肯了、寫个婚帖

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緞子、使玳

安交鋪子裡傳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

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厮叫將薛嫂兒來、兩個

同拏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禮、不多時使玳安兒叫了

薛嫂兒來、見陶媽上道了萬福、當行則當行、拏着帖兒出

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裏水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在路上市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便是陶媽。問他原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裡是女兒，是再婚。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年兒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拏了這婚帖兒，交個過路的先生，算着年命，妨碍不妨碍。若是不對，咱瞞他几歲兒也不

筭說說

極力寫媒人是
深恨薛嫂餘意

二人走來、再不見路過响板的先

生只見路南遠上的一個封肆、青布帳幔、挂着兩行大字、
子平推貴賤、鉄筆判榮枯、有人來筭命、直言不容情、帳子
底下安放一張桌子、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筭的先生、這兩
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个女命
的先生、筭一筭、向袖中拏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
生暫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請說八字、陶媽
媽遞杖、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令
婿、一面搯指尋紋、把扇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
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

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
生往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作者其志如此四柱中雖
夫星多然是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這兩年定見刑尅
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
後來好了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裡直
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養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比
取筆批下命詞四句道

嬌姿不失江梅態

明点杏花

三揭紅羅兩画眉

會看馬首昇騰日

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

移這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
這位娘子如今嫁个属馬的夫主才是貴星享受榮華寅
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属虎的雖故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
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两个媒人
說道如今嫁的倒果是个属馬的只怕大了好几歲配不
來求先生改少兩歲纔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做丁卯三
十四歲罷

作者直欲不
爲數命所縛

薛嫂道三十四歲與属馬的也合

的着麼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着
當下改做三十四歲两个拜辞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
中門子報入衙内便喚進陶嫂二媒人旋磕了頭衙内便

問那個婦人是那里的陶媽七道是那辺媒人因把親事說成告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自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个婚帖在此于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道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不差一字這位娘子人材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我已見過不必再相只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几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每人賞了一兩銀子

做脚步錢兩個媒人欢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
事已成喜不自勝卽喚廊吏何不韋來商議對父親李知
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准娶婦
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韋小張閒買辦茶紅酒
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圓月
娘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
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美果茶餅一副金絲冠兒一副
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副玳瑁當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件
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聘金其餘布絹棉
花共約二十餘拾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韋押担到西

門慶家下了茶。可嘆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閒漢來搬

抬孟玉樓床帳嫁粧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

數都交他帶去。恨無張四一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

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鈿床陪

了他玉樓要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鶯與月娘看哥兒月

娘不肯說你房中了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

秋兒綉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同上壺與

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挑楊姑娘何益到晚夕

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燈籠八個皂隸跟隨來娶玉樓戴

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

先辭拜西門慶靈位。

來去分明若云改過爲去邪歸正理若云脫難爲永離重險也

然後

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丟了撇的奴孤另

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

月娘始終不識玉樓

兩個攜手哭了一回

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

袱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了的門請大姨送親送到知

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

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

好的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

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攪不

過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前進甚有張主有那說歹的街

談巷議指戳說道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初
 這廝在日專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女今日
 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
 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毛兒零掃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
 今眼下就報了旁人紛上議論不題于衆妾散用傍人語一結又玉接之于西
 門仇仇也今幸而不終陷溺復有安身立命之時觀此羣
 小失志能不撫膺長嘆今而後方知有青天白日之可以
 自活也且說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酒
 席來家李衙內賞薛嫂兒陶媽七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
 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子飛之
 樂到次日吳月娘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人始子二始

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

眷做三日扎彩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

演戲文此瓶兒華筵何如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

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此

大姑子楊宗美諸人何如在後所吃酒知縣舅七出來陪待月娘回家

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靜悄七無

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鬧熱往

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櫬坐不了如今並

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陣傷心放

聲大哭比了一回被了鬟小玉勸止子諸人散完用此一

結却卽用月娘自結

更妙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

只有穿窓皓月知

這裡月娘憂悶不題却說李衙內和王樓兩個女貌郎才
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每日燕尔新婚在房中厮守一
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越看越愛極力將玉樓一寫自熱
暢快文字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鬟一箇蘭香年十八歲會彈
唱一個小鶯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欢喜沒入腳處有
詩爲証

堪誇女貌與郎才

天合姻緣礼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了頭約三十年紀

名喚玉簪兒

後文嚴州之繫原從一簪起此寫玉簪總爲下文地也。又玉樓鐫名于簪則簪于玉樓

是一名字此又作者乾惕深意言雖一朝天理專一捺胭不真使我輩得意我又不敢以浮名累寔也

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揷髻用手帕苦蓋周圍勒

銷金箍兒假充作髻髻身上穿一套怪綠喬紅的裙襖脚

上穿着双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眼前

輕身浪顙做勢拏班

所爲浮名也

衙內未娶玉樓時他便逐日

頓羹頓飯殷勤扶持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日從

娶過玉樓來李衙內和他如膠似漆把也不去揪搥這丫

頭就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

厨下頓了一盞好菓仁泡茶双手用盤兒捧來書房裡笑
囍七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在
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
好茶來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
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
盹在根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乏
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磕睡起來吃茶那衙內醒了看見
是他喝道怪婢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兒
滿臉羞紅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敬
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晨送盞茶兒來你吃倒要喝起我

來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

交你要我來

名之雄
謝如此

被衙內所見赶上儘力踢了兩靴腳

這玉簪兒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也不搽臉了

也不頓茶了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無人處一

屁股就在玉樓床上坐下

名之累
人如此

玉樓亦不去理他他背

地又壓伏蘭香小鶯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與

你娘係大小之分又說你只背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你

每日跟隨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听我說老娘拏鉄鍬子

請你

名之可
怕如此

後來几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

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

付蘭香小鶯你休靠玉簪見了、你二人自去厨下做飯打
 發你爹吃罷、這玉簪又氣不憤、使性謗氣、率家打伙在厨
 房內、打小鶯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確磨也有個先
 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是你娘兒們占了罷、不
 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曾失口
 叫我声玉簪兒、你進門几日、就題名道姓叫我、名之难
 是你手裡使的人、也怎的、你才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孫如此我
 那一日不睡到齋時、起、不我、不如糖拌蜜、如蜜攪
 酥油一般打熱、房中事、不打我手裡過、自從你來
 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如緣也拆散開了、一攆上

到我明間、冷清、支那、不得嘗看俺爹那件

東西兒、如今甚麼滋味、我這氣、也沒處、訴、名之自、苦如此

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老婆、來、你、小名兒

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點明、寶玉、你、來、在、俺、家、你、識、我

見大家膿着些罷了、會那等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

到的、屬你管轄不成、玉樓在房中、所見氣的發昏、又不好

声言、对衙內說、名之、掠、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必于熱、處隱名

方可、晚夕、衙內、分付、他、厨下、熱水、拏浴盆、來、房中、要、和、玉

無悔、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

說道、我便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

婦人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欢。必以心方心中正沒好氣拏

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

七吶七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才鑽古怪禁害老娘無故

也只是個浪精騷沒三日不掣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

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汚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

會兩番三次刁燈老娘直罵房門來玉樓所見也不言

語衙內听了此言心中大怒澡盆洗不成精春梁轍着鞋

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住說道隨他罵罷

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名之有書

如衙內那裡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看這奴才無恥向前一

把手、掄住他頭髮、他踏在地下、輪起錐子兩點打將下來、
饒玉樓在旁勸着、他打了一二十下、在身、打的這了頭急
了、跪在地下、告說、多你打我、上想、也看不上我在家
裏了、我不求名、七情、情愿賣了我罷、衙門听了、亦發惱怒起
來、又狠了几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你不消打、倒沒得
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陶媽上來、把玉簪兒領
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爲嘴
場人、玉簪一段、疑于蛇足、不知、搗爲玉樓、描寫一生悶氣、
如此方出、又言利、固不可貪、而名亦非可求之物也、

有詩爲証

百禽啼後人皆盡
見者多言聞者厭

惟有鴉鳴事若何
只爲人前口此角夕

敬濟已爲雪娥咬打。固云芙蓉憔悴矣。乃猶可支持。殘莖至此。則又入嚴州。夫嚴州者嚴霜也。今此一入雪上加霜。不全根披剝。將安往哉。幸有徐爵救命。夫爵者風也。徐風者言雖有雪上之霜。幸而風威不急。猶可踉蹌支吾于徐風之下。有一日張勝巡風。則風利如刀。刀利如風。方是入骨之朔風。吾不知敗荷葉之殘莖。爛蓋吹向何方去也。

賣去玉簪。買一滿堂。夫滿堂者紅也。此與杏花自是二色。當相安無疑矣。

鉄指甲場二郎枯柳枝也。羅風賣雨。夫柳枝當炭冬之時。其穿破爛之菱莖。何難之有。一旦因風吹雨。則潦倒敗荷。葉何能當哉。

李遇炭霜亦當少挫。故李通判父子至炭州。均受辱。但必寫至衙內。寧死不離玉樓。則所以報玉樓者至矣。誰謂守志待時者之不得美報也哉。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被陷瑛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所

詩曰

猛虎馮其威。

往往遭急縛。

雷吼徒咆哮。

枝撐已在脚。

忽看皮寢處。

無復睛閃爍。

人有甚于斯。

足以劝元惡。

話說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陶媽上來領出賣

了八兩銀子。另買了箇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竈。

滿堂僧不厭。

蓋

今俗人多是也。

不在話下。却表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來

第一奇書

九十二回

二

家交還了許多床帳粧奩箱籠家伙

此處一爲鋪張許多東西見月娘是貪敬

落許多東西至此方吐也又爲瓶兒一痛

三日一場嘔五日一場鬧問他娘張

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

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在張舅門上罵裏他張舅

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

將來

故云荷已無擎兩蓋然則團練奈何不去

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場重氣

染病在身日逐卧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

不過只得兌出二百兩銀子與他叫陳定在家門首打開

兩間房子開布鋪做買賣敬濟便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

楊大郎狐朋狗黨

比十見在鋪中彈琵琶抹骨牌打双陸

吃半夜酒看七把本錢美下去了。陳定對張氏說他每日
 飲酒花費張氏听信陳定言語便不肯托他敬濟反說陳
 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瞞出來外邊居住却
 搭了場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彥綽號爲鉄指
 甲專一糴風賣雨架謊鑿空他許人話如捉影捕風騙人
 財似探囊取物。比伯爵更甚這敬濟問娘又要出三百兩銀子
 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
 大郎到家收拾行李跟着敬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
 頭上尋缺貨去。一路總寫敬濟呆痴較西門遠甚方可爲杭州作地到了臨清這臨
 清市上是箇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之所車輛

輕暖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這敬濟
還是年少後生、被這楊大郎領着遊娼樓、登酒店、貨物到
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見了一箇粉頭、名喚馮金寶、好
貨生的風流俏麗、色藝双全、問青春多少、楊子說、姐兒是
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
九、一十八歲、敬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楊子五兩銀子、房
金一連、和他歇了几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
在旁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楊子開口要銀一百二十
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了來家、一路上是轎抬着、
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押着貨物車走、一路揚鞭走馬、那

緣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

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

陪作鸞鳳友

張氏見敬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箇唱的來

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

此金蓮罵潘賊上何如所以此書必

以孝化也這敬濟不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

發送出門祖塋合塋他母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和

他一般見識

省筆亦是補筆

這敬濟坟上奠墓回來把他娘正房

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倒住

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

開着舖子家裏大酒大肉賞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

把大姐丟着不去瞅睬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

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又爲罵張四三年任滿李知

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夫

了這陳敬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

子就要把這根簪子做箇証見赶上嚴州去一簪之針線

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

許多東西嫁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

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箇文官多大湯水所見這箇利害

的声不怕不叫他兒子双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娶將

來家與馮金寶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不必定要男還是知足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裡捉金烏。敬濟不來到好此一
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冥冥冷飈鬼撞鍾。二語有人用之久矣連上
計就二句用有詩爲証之真成一哭

赶到灰州訪玉人

人心难村似石沉

侯門一旦深如海

從此蕭郎落陷坑

一日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鋪子發賣零碎布匹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紬

緝來到清江浦馬頭上灣泊住了般隻投在今店主人陳

二店內交陳二殺雞取酒與楊大郎共飲七酒中間和楊

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亦是熱結文中餘意蓋西門結而不以為

真敬濟不結而不以為假故在西門之受騙較敬濟少可在二郎店內畧住數日等我

和陳安孥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七家姐嫁在府

中多不上五日少只三日就來楊大郎道可去只顧去兄

弟情愿店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敬濟千不合萬

不合和陳安和陳安更妙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

路逕到嚴州府有日二字內大郎已去遠矣進入城內投在店中安下

打所李通判到任一个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這陳敬濟

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罈酒陳安看
 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前與門吏作
 揖道煩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親
 孟二舅來探望方知前請二日用敬濟陪坐之妙這門吏听了不敢怠慢
 隨即稟報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
 令左右先把禮物抬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敬
 濟請入府衙所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
 怎的不會二舅敬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
 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七家姐
 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與茶湯已罷衙內

令左右把礼帖并礼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
樓正在房中坐的只听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
樓道再有那个孟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
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拏進礼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生
孟銳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
玉樓裝點打扮候出見只見衙內讓進來玉樓在簾內
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
我出去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
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粧出來拜
見那敬濟說道一向不知姐上嫁在這裡沒曾看得纔說

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分付
 王樓款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王樓見敬濟磕下頭去
 連忙還礼說道姐夫免礼那陣風兒刮到此叙畢礼教
 讓坐叫藺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叙了些家常話兄王
 樓因問大姐好麼敬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
 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王樓

借詳月娘之情以挾王樓所
 以下文不敢當面聲言也

王

樓又把清明節上坟在永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坟上燒
 帛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
 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所信小人言語
 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敬濟道

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借金蓮以動玉樓文字逼

清一絲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吃武松

不亂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箇頭、八箇胆、敢往你家來殺

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裡、也不饒他、

玉樓道、姐夫也罷去、開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

說話中間了、鬢放下桌兒、擺上酒來、盃盤餚品堆滿春檯、

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蔡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

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這敬酒、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

盃回奉、人叙罷、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

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

慢七的探他。呆乃當下酒過三巡，觴添五道，彼此言來語

去，說得入港。這敬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胆

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几句邪言，說入去道：我兄弟

思想姐七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

一處下棋抹牌，同坐双七，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

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

渾，久而自見。玉樓之言不惡而快，較月娘粗鄙遠甚。這敬濟笑嘻嘻向袖中

取出一包，双人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七你若有情可

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

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

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戲弄我
起來、就撇了酒席、往房裡去了、敬濟見他、不理一面拾起
香茶來、就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
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採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
做第三箇小老婆、沒曾和我兩箇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
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拏在手內、說這箇是誰人的、你既
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玉樓
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
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都帶
來嫁了漢子、我叫你不要慌、到八字入銀兒上、和你答話、

玉樓見他發話，掣的簪子，委是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
 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嚇的
 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上臉見惟此一變，直如夜叉
婦人同此一付臉走將出來，一把手拉敬濟說道：「好姐夫，
 皮一付技量也。」
 奴闖你耍了，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說你
 既有心，奴亦有意。兩個不繇分說，搂着就親嘴。這陳敬濟
 把舌頭似蛇吐信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裡，交他啣。說道：「你
 叫我聲親上的丈夫，纔算你有我之心。」某乃至此，婦人道：「
 且禁聲，只怕有人聽見。」敬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
 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

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
一箇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抵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
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牆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
細軟、打牆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總扮做門子打門
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所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
牆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
得個痴蠢之人、不如敬濟敬濟便下得這個鐵鑊着、如今
嫁這李衙內、有前程、又且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敬濟固自
以爲潘安
子建矣、後生
人都如此、恩情美滿、他又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
手、這個郎君也是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机與他、到吃婆

娘哄賺了正是

花枝葉下僧藏刺、

人心难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敬濟吃了几盃酒告辭回去李衙內

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住

那裡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喫程與他婦人便說那

裡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拘搭要拐

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三更在後牆相等咱不如將計

就計把他當賊拏下除其後患如何

必拿敬濟蓋爲寄放諸物之言有以中之

也觀其言後患二字可知衙內道討耐這厮無端自古無毒不丈夫不

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當

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敬濟不知机變，至半

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牆下以咳嗽為號，

只听牆內玉樓聲音打牆上掠過一條索子去，那邊繫過

一大包銀子，原來是庫內擎的二百兩贓罰銀子，衙門庫中取長

通判不知通判亦惡得無罪這敬濟終待叫陳安擎着走，忽听一声柳

子響，黑影裡閃出四五條漢，叫声有賊了，登時把敬濟連

陳安都綁了，稟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裡去，明日問

哩，原來潯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與徐嵩，雖是朔風猶是冬天晴和之風

故殘妾得少留也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個清廉剛

正之人，寫風如面欠日升堂，左奉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

畫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敬濟上去說昨夜至一
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敬濟陳安鋤開
庫門鎖鑰偷出賍銀二百兩越牆而過致被捉獲來見老
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敬濟并陳安揪採驅擁至當
所跪下知府見敬濟年小清俊畫出一不知事之任且便問這厮是

那里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解夜曉做賊偷盜官庫賍
銀有何理說那陳敬濟只顧磕頭声冤徐知府道你做賊
如何声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
得賍証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卽令左右拏下去打
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

轉當下兩邊皂隸把敬濟陳安拖番大板打將下來這陳

敬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至此冤哉苦哉自卿

陷耳玉姐與尔何仇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所見這一声必

有緣故繼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

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鉄官法如硃

從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

主意當下獄卒把敬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

中有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到監中探听

敬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作犯人和敬濟

晚間在一櫃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上青春年少不是做

賄的今日落在此打屈官司敬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不
 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
 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有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
 放十箱金銀定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討反被
 他如此這般欺負何不堂上說出活把我當賊拏了苦打
 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听了走來退所告報
 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說這人声冤叫孟氏必有緣故到
 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明爲李通判一觀這徐知府把
 陳敬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
 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厮賊情既

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对佐貳官員着寔說了李通判
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
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
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駐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
婿逕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拏他入罪叫我替你
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是如此公道何堪必得
如此方激得李公一怒當所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
而不敢言陳敬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
堂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便对夫人大嚷大
叫道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对衆同僚官吏

儘力做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道甚麼
事李通判卽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拏大板子來氣
殺我也說道你拏得好賊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因這婦人
帶了許多裝奩金銀箱籠來他口口声声稱是當朝逆犯
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
當賊情拏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堂徐知府對衆教說
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
這不肖子何用卽令左右兩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
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
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立在後廝角門首掩淚潛所當下

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押着衙內卽時與我把
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
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母眼前啼哭哀告寧
把兒子打死爹也跟前並捨不的婦人

寫玉樓得
所托矣

李通判

把衙內用鉄索敷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
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
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往後你年乏休官倚靠何
人

同照西門又同
照磨鏡一同

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里須帶累我受

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回原籍真定

府家去便了通判依听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

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惠強縣家裡攻書去了

至此方知玉樓夫玉

樓直結入真定惠強之李家是真以天理之發定爲百年之重在者矣是卽所爲仁也所爲孝也作者自命以氏

却表陳敬濟與陳安出離潁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逕往

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陳二說他三日前說你有

信來說不得來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了這敬濟

不信還向河下去尋船隻撲了个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

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況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

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

喪家之犬急忙如漏網之魚隨行我尋楊大郎並無踪跡

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早搖落甚是淒涼有詩

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栖上芙蓉杜

葉上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

雁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曉秋滋味

有日敬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敬濟來家衣衫襤褸
面貌顰黑說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于何處敬濟氣
得半日不言把炭州府遭官司一節說的多虧正堂徐知
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

與西門豹馬
金寶一

今被楊大郎這天

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里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

擄明他家說還不曾到家嘍敬濟又親去問了一遭並沒
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首南
面北自從敬濟出門兩個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
寶拏着銀子錢轉與他鴇子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瞞藏
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裡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
兒不買只熬俺們

曾几何時西門
之女已凍餒矣

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

橫草不拈豎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煮的醃肉偷在
房裡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敬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
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饑瘠瘡了

是雌飯吃
之言回報

偷米出去換

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

大姐踢了几脚、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偷盜的東西、與拐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剗拏住巡更的了、

又是金蓮月娘教漢

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兌換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敬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的脚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于是一把手揀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打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敬濟便歸唱的房裡睡去了、繇著大姐在下邊房裡、嗚七咽七、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辰、元宵起來推

禮間不開上房敬濟和馮金寶還在被窩裡使他了頭重
 喜兒來叫大姐要取木盆洗坐脚只顧推不開敬濟還罵
 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躁開門進去把
 淫婦髮毛都拔淨了取死之道如此重喜兒打腮眼內望裡張看
 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偶
 戲耍子兒哩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
 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唱曲兒起來躁開房
 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不知多時
 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

不知真性歸何處

疑在行雲秋水巾

陳定所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報知月娘、人常月

娘所見大姐吊死了、敬濟娶唱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

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厮、鬚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

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敬濟拏住揪

揉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

總是市井惡套、罵來逼真

唱的馮金

寶盤在床底下、揉出來也打了個臭死、把門牕戶壁都打

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粧盒都還搬的去了、

月娘到底不放空直見鐵錘、暗血

歸家請將吳

大舅三舅來商議、

凡事必大舅二舅商議、二寫人情

大舅

說姐上你趁此時咱家人死了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的

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

開了廢杜絕後患月娘消一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
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授官所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
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爲人鯁直
听見係人命重事卽升所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
爲惡婿欺凌孤孀听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
以存殘喘事此有女婿陳敬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
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氏惧法逐離
出門豈期敬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
向舍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

房居住、听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身踢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切思敬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閒雅、將月娘總提是醜絕西門、又爲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據我

34
看你也只是個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
今後只今一家人在此何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拏他那
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要付來昭所
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兩個公人一面白牌行拘敬濟。
娼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听審。這敬濟正在家
裡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拏他。
號的竟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
睡在床上。聽見人拏他。號的竟也不知有無。陳敬濟沒高
低使錢。是不知事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唱的
都拴到縣裡。左隣范綱。右隣孫紀保甲王寬。霍知縣聽見

拏了人來、卽時升廳、來昭跪在上首、陳敬濟、馮金寶一行
人跪在階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敬濟上去、說你這厮可
惡、因何听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今上吊有何理說、敬濟
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爲搭
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
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腳、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
知縣喝道、你旣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
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还不招認、敬濟
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
怒、說他女兒見死了、还推賴那個、喝令左右拏下去打二

35
爲証

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刺出个命兒來、再也不敢聲
言丈母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詩

風波平地起蕭牆、
水溢藍橋應有會、

義重恩深不可忘、
三星叔且作參商、

水瀟瀟、秋風會
風吹平、杜鵑啼

三星淚、且道春前
芳華、豈忍不、

言大、曰、丁丑、最、歸、歸、無、門、人、自、歸、能、收、樂、歸、會、悲、來、會、情
落、落、平、了、銀、銀、此、典、了、剛、情、陳、出、人、命、民、來、再、出、不、知、

十大板提馬金寶上來，梭了一梭，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
 收監，即日委典史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敬
 濟家，拾出屍首，當場簡驗，身上俱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
 痕。生前委因敬濟踢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
 結回報縣中。此宋仁所告知縣大怒，又打了敬濟十大板，金
 寶褪衣，也是十大板。問陳敬濟夫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
 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敬濟慌了，監中寫出帖
 子，對陳定說：「把布舖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
 銀子，暗上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個逼
 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

告何不叫保甲改送提
刑所來可嘆可嘆

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

女兒項上已有繩痕如何問他毆殺條律人情莫非忒偏

向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

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

是作者要使敬濟與西氏割絕下好放手寫敬濟與春梅

也一面把敬濟提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

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

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裡好

申文書往上司去這敬濟得了个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

到家中抬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

兩個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

此回寫敬濟浮浪之報不必言矣然而作者之意不在敬濟猶在玉樓也夫此回文字乃在玉樓誰其信之哉然而非予好爲奇論也請看玉杏菴一字何居夫上回頓住玉樓接寫大姐死等情總言敬濟之敗此回又接寫我若得志固不與炎涼市井較量亦不敢以富貴驕人亦不敢以名心爲累然而尤不肯作自了漢貪位慕祿不做好事見義不爲也故又寫杏菴義恤一回又自恐爲義不終故必至送敬濟作任道士徒弟而止蓋言我恤者必當使之復全人道以

揚其祖宗之美而後已也故又名敬濟爲宗美也此
作者一片大經綸真是看天地倫物皆吾一宗不肯
使一夫一婦不得其所不化于道者也是故晏者安
也入晏公廟則欲安其身爲在道士徒則欲收其心
我之所以爲古道者如此而無如今之爲道則不然
一味貪淫好色我費多少心力安揮其身收束其心
不穀他一夜酒杯遂使金蓮之三章約復出于殘莖
芟荷之口甚矣今道之移人如是也今道者卽所謂
金道士也蓋後二十回內總是作者寓已之學問經
濟以立言又不特文章之妙絕今古也

33
晏公廟任道作徒可爲安其身心矣無端今道引人
又致舊性復散夫陳者舊性也三者散之別音也是
名陳三故有陳三而馮金寶又來矣

各刺三箇背刺三而點金寶又來矣

不疑著針數錯夫刺背書針也三箇錯之限首也具
是公曲針數針針可論矣其具心矣除論今要人

王杏菴義恤貧兒

金道士變淫少弟

詩曰

階前僭制淚。

衆裡自嫌身。

氣味如中酒。

情懷似別人。

暖風張樂席。

晴日看花塵。

盡是添愁處。

深居乞過春。

話說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

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穀出

個命兒來，房兒也賣了，一本錢兒也沒了，一頭百也使了，

了一家伙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剋落了錢起
陳定也擡去了一家中日逐盤費不遇坐吃山空不時往
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大郎門
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
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听得他家中吊死了
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個月監。這楊大郎就慕地
來家住着。所見敬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徑使兄弟
楊二風出來。又是一個假兄弟之親兄弟出來與二搗鬼
作映然則人各有親兄弟何必舍親而結假
也反問敬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個
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

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二風
 平昔是個刁徒潑皮要錢搗子肱膊上紫肉橫生胸前上
 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敬濟就
 問他要人那敬濟慌忙掙開手跑回家來呆後生技量如此這楊
 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磧破血流滿面趕將
 敬濟來罵道我合你娘眼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
 屋裡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敬濟金命水命走投無
 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技量如此繇着楊二風牽
 爹娘罵父母掙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敢出氣兒又况
 總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

嫩草怕霜七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几時把大房賣
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了又一
落後兩個丫頭賣了一個重喜兒了又一只留着元宵兒和
他同舖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
住了又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
身獨自家伙桌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几房錢
鑽入冷舖内存身此時所爲百當也花子見他是个富家勤
的清俊叫他在熱坑上睡與他燒餅兒吃語中有當有味
夜的過來叫他頂火夫打梆子搖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
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敬濟打了回梆

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了几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冰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雞叫只見個病花子倘在牆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守着尋了把草叫他烤這敬濟支更一夜沒曾睡就搔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拘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了此處醒人何限所以必作敬濟一人爲此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敬濟便道你衆位哥我的苦楚你怎得知

頻年困苦痛妻亡

身上無衣口絕糧

男死奴逃房又賣

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饌

暮宿庄園倚敗墻

只有一條身後路

冷舖之中去打梆

陳敬濟晚夕在冷舖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

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

王樓總引。即接杏巷。出見明言先為仇家所辱。廷用本為朝年六十餘歲家

汗為妾婦而不。辭一日天。日復見我。才復。可為王庭宣。

道殷實為人心慈仗義疎財專一濟貧救苦好善敬神所

用且能拔天下故杏巷即接王樓蓋二人皆作者一人

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

乾為三陽乃伏羲卦中長子襲祖職為

自寓也

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

震為二陽乃伏羲卦中次子俱用先天也充為

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個主管開著個解當舖兒每日

豐衣足食閒散無拘在梵宇听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

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三片有兩株杏樹道號為

杏菴居士明可知用杏菴所以以復著一日杏菴頭戴重簪

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見陳敬濟打他門首

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個頭忙的杏菴還礼不迭說道我

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的你這敬濟戰戰兢兢上站立

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陳松橋陳洪兒子老

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陳洪号自此方出所以深

明敬濟之醜也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賢侄你怎的弄

得這般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敬濟道我爹死在

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菴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敬

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

官扣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
了一向間着沒有營生杏菴道賢侄你如今在那裡居住
敬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菴道
可憐賢侄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
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侄你那咱還小哩總札着總角上
學堂怎就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
看顧你看顧兒敬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裡一向也久不上
門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位裡令
小廝放桌兒擺出點心暖飯來叫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
身上單寒拏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毡帽又一双毡

43
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

如此方便一部寫王樓的文字滿足并磨鏡一

同文字滿足也

遞與他分付說賢侄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

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拏着做上些

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強如在冷舖中學不出好人

來婆心如此方不

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裡老拙與你這

陳敬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侄知道拏着銀錢出

離了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

每日只在酒店麪店以了其事

狂且下

那一日兩銀子搗了

些白銅頓銀在街上行使

狂且下

吃巡邏的當土賊拏到

該坊節級處一頓毆打使的罄尺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

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輪了襪兒也換嘴來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所過杏菴正在門首只見敬濟走來磕頭身上衣服都沒了止戴着那毡帽精腳鞞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

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

婆心不愧

真

那陳敬濟半日無言

可对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

了老者便道呵呀賢

侄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

婆心不愧王庭用

你又拈不

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強如乞食免叫人

耻笑有玷你父祖之名

婆心不愧王庭用者

你如何不依我說

一面又讓到裡面叫安童拏飯來與他吃飽了又與了他

一條袷褲、一領白布衫、一双裹腳、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拏

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上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

子、強似這等討吃、這敬濟口雖答應、拏錢米在手、出離了

老者門、那消几日、熟食肉麪、都在冷舖內和花子打夥兒

都吃了、要錢又把白布衫袷褲來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

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牆底下

向日陽站立

這肖

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上挨上搶、又

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

這肖

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道、賢

侄、這不是當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

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個去處、又清閒、又安得你身

只怕你不去

婆心如此真是匹夫匹婦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者看他間七寫一玉樓和事便

真是天下無难事間七寫一杏菴濟人便真見民胞物與方知作者李開經濟色此皆到而玉樓杏菴爲一人也

敬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怜不抽那裡但安下身小的

情愿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馬頭上有座晏公

廟

晏者安也送入安身之處

那裡魚米之鄉舟車輻輳之地錢糧極廣

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

在者人也欲其成人也

與老拙相交極厚他

手下也有兩三個徒弟徒孫我脩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

個徒弟出家學些經與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敬濟

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個

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敬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

後來就替敬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此如

之懷

此次日敬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裡外換了新襖新褲上蓋青絹道衣下穿雲履

玳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

便乘馬顧了一疋馱兒與敬濟騎着

婆心胞與如此豈是五台山趙員外等

安童喜童跟隨兩個人抬了盒担出城門逕往臨清馬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廟天色已晚王老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上翠栢森上兩邊八字紅牆正面三間朱殿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峻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

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
旗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祀享依時雨順
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
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
杏菴令敬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
菴讓入方丈松崔軒叙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
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常祀所以
久失拜望叙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罷任道士道
王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

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
 于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教居士有何見教只
 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敬
 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
 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
 家有一外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無處棲身老拙念
 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苦殺千古人被欲送他來貴官作熱結者安得知
 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在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
 敢違阻只因小道命蹇家下雖有兩三個徒弟都不省事
 沒一個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任

道之言非吳道之言固知晏公唐比王皇廟爲有人也

杏菴道這個小的不瞞尊師

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胆兒又小作事兒伶俐堪可

作一徒弟

總是婆心不是說謊

任道士問几時送來杏菴道見在山

門外伺候还有些薄礼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

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于是抬盒人抬進礼物任道士見

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一樽豚蹄一副燒鴨二

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

老居士何以見賜許多重礼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

只見陳敬濟頭戴金深道髻身穿青絹道衣腳下雲履毡

襪腰繫絲絛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

便不至此走

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上了四双八拜任道士因問他
多少青春敬濟道屬馬交所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
果然伶俐取了他個法名叫做陳宗美言倘能收心在此猶是其祖功宗德
之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
也偏是今人之道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
便自以爲明

菴都請出來見了礼数一面收了礼物小童掌上灯來放
桌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桌上無非是雞蹄鴨
鴨魚肉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劝穀几巡王老不
勝酒力告辞房中自有床舖安歇一宿到次日清晨小童
昏水淨面梳洗盥嗽畢任道士又早來遙茶不一時擺飯

又吃了兩盃酒喂飽頭口與了拾盒人力錢

細

王老臨起

身叫過敬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心習學經典所師父指
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襪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
他若不听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

付敬濟

婆心如此安得天下王庭所用者皆此等人則太平無休歇矣

我去後你要洗心

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敬濟應

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門上馬離晏

公廟回家去了敬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

道士年老赤鼻身体魁偉声音洪亮一部髭髯能談善飲

猶是人道所爲。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

又爲後炭火作根

徒弟金宗明手裡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關以節

水利

便伏守備府

不拘官民船到關土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

來祭愿或討卦與筮或做好事也存布施錢米的也有晚

送香油昏燭的也有留松篙蘆蓆的這任道士將常署裡

多餘錢糧都令家下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舖賣將銀

子來積儼私囊

猶是人道所為

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個守

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古絮婦是個酒色之

徒手下也有兩個清淨年小徒弟同舖歇臥日入絮絮

又是

西門慶一生註腳又是潘金蓮一生註腳今道如此作為

因見敬濟生的齒白唇紅而

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

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舖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敬
濟脚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上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
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敬濟推睡着不理他、上
把那話弄得梗上的、直豎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
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敬濟在冷舖中被花子飛天兒候
林兒弄過的眼子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補出又這敬
是伏後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所合敗他討得十方便宜、多了
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與他個甜頭兒、且叫他在我的手
內納些銀錢、一面故意声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
所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噤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

敬濟道你既要拘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三件事終後又見

三件事。孽海洪波。何時可息。爲之一嘆。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

事。我都依你。敬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

個徒弟睡。倏然又是蕭翠軒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

要執掌。倏然又是月娘之續矣。第三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嗔我。此

是金蓮輩不能得之。干西門者。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

個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個顛來倒去。整住了半夜。這

陳敬濟自刎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

邊。海誓淫聲艷語。謳吟品。四字乃金蓮一生作用。不爲枯莖猶能作怪如此。把

這金宗明。共得歡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

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鋪

歇臥。一日兩兩日三、這金宗明便再三稱贊他老實。我足

所問誠寔不誠寔一句。又仕道士听信又替他使錢討

此等人。今道固以爲老寔也。了一張度牒自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這陳敬濟因此當

望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陳田也

散說馬金寶兒他甥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

也。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

情不改。所三陳擎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

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家會數年前

端眷又相逢有詩爲証

人生莫惜金縷衣

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酒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裡
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
官河極是人烟鬧熱去處舟船往來之所伏愛怎見得這
座酒樓齊整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窗翠簾籠高懸戶
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擺列着歌姬
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覓翻瑞雪已
河洲水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敬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裡坐下便叫店小二
打抹春松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
粉頭去了須臾只听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擎着個甌
鐸兒見了敬濟深上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簇
簇地兩行淚下正是

數聲嬌語如鶯囀

一串珍珠落線頭

敬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來不

見你

呆後三之呆
語好看殺人

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

我媽着了驚謊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家這兩

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听

見陳三兒說你在這哩開錢舖要見你一見

開錢舖所以要見也否則

見卿則甚

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敬

濟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

呆後生呆事如此

說道我的姐儿

休要煩惱我如今又好了

呆語好看殺人

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

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做了道士師父甚是托我往後我

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

橋西酒店家劉二那裡

疾入劉二

有百十房子四外衙衙案子

妓女都在那裡安下白日裡倒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

個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樓拏過琵琶來金寶

彈唱了個曲兒與敬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双垂垂双淚三盃別酒別酒三盃
鸞鳳對嶺外斜暉看七墜看七墜
嶺外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個房兒這陳敬濟一向不曾近婦人久渴的人今得遇金寶儘力盤桓尤雲帶

雨未背郎休須臾事畢各整衣衫敬濟見天色晚來與金

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

杏菴銀子如彼用敬濟如此用

與了陳三兒

三百文銅錢

杏菴錢如彼用敬濟如此用

囑付姐七我常來看你咱在

這搭兒裡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敬濟回廟去了這

費金寶送至橋边方回正

盼穿秋水固錢鈔

笑領花容爲邵道

御製水經

卷之四

卷之四

第九十四回

夫止知爲今道不肯爲人道則禍患又來坐地有虎眼前盡危儿矣

雪娥歸媚固是報西門慶却又寓言梅雪爭春但雪厭而殘荷不起今必欲扶起敗荷勢必委棄殘雪蓋又寫春梅當日窺時度情不得不然之勢然亦順手結住雪娥下文一死不過結煞耳此回已結住矣其娶雪娥者必用潘五蓋言春梅之于雪娥皆金蓮成其仇也真與激打一回相照言我所以做激打一回者蓋爲此地一結用耳文字分明之甚而取名玉兒

不過雪之別名至于寫張勝乃爲殺敬濟之線耳
寫雞尖湯特與激打一回銀絲鮮湯相映成章法
內只用几个一推一潑寫春梅悍妬性急如畫

大酒楼刘二撒泼

酒家店雪娥爲娼

詩曰

骨肉傷殘產業荒

一身何忍去歸娼

淚垂玉筍辭官舍

步蹴金蓮入教坊

覽鏡自憐傾国色

向人初學倚門粧

春來雨露寬如海

嫁得刘郎勝阮郎

話說陳敬濟自從謝家酒楼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勾搭

上前情往後沒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敬濟有事不去

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

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

比杏菴待歸已更甚

歸

到房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敬濟只說在米

舖和夥計暢飲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一力替他

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

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錢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

了了人家

了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刘二有名坐地虎他

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

特書一人專一在馬

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用加

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

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

陳敬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在謝三家大
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提提着
碗大的拳頭有聲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裡慌的謝

二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間閣兒裡便
是這劉二大叔步上樓來敬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飲
酒做一處快活把房門開開外邊簾子挂着被劉二一把
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謊的陳敬濟鼻口內氣兒
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脚把門踹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
說劉二叔上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個月
房錢却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上說道二叔上你

家去我使媽上就送房錢來被刘二只撲心一拳打了老

婆一交把頭顱搶在堦沿下磕破血流滿地

先是粉頭

罵道賊

淫婦还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敬濟在裡面

方入敬濟

走向前把桌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敬濟便道阿呀

這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刘二罵道我合你道士稱上娘敬

自忘是道士看官亦忘是

道士刘二眼中自是分明

一手採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

睡脚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

三郎初時見刘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

樣上樓來解劝說道刘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

老人家大名誤言冲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

饒他去罷。這刘二那裡依從，儘力把敬濟打了个發昏章

第十一

章名如此不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知書名若何

拴在一處墩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去，原來守備

勅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裡拏了敬

濟，任道士廟中尚還不知，只說他晚夕米舖中上宿未回。

補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敬濟、金宝、顧頭口

趕清晨早到府前候候，先進手本與兩個管事張勝、李安

看說是刘二叔，他方喧鬧一起。晏公座道士一名陳宗美

娼婦鄭金宝，衆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所上動刑

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經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

了他敬濟道、身邊銀錢倒有、

無知小子語

都被夜晚刘二打我

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

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

如此結簪

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衆

牢子擎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說他一

個錢兒不擎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鬧銀的張勝道、

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擁到跟前跪下、

問你兒時與任道士做徒弟俗名叫甚麼我從未見你敬

濟道小的俗名叫陳敬濟

張勝一問爲後文春梅問故也

原是好人家兒

女做道士不久張勝道你既做道士便該習學經典許你

在外宿娼飲酒喧嚷你肥俺帥府衙門當甚麼些小衙門

不掣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
去分付牢子等往回老爺升所把他放在頭一起眼見這
狗男女道士就是個吝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
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趕席也帶方汗巾兒揩嘴等
動刑時着實加力校打這廝又把鄭金堂叫上去鄭家有
忘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
過趁熱趕些衣食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
只是一兩梭子若喜歡只恁放出來也不知不一時只見
裡面雲板响守備升所兩邊僚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

見

緋羅緞壁紫綬卓圍當所額挂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勘
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
兩面軍牢沉重條椽威儀執大棍授事立堦前挾文書
所旁听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切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
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

先補出

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朱守備喜似席上之珍

愛如無價之寶未凡大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冊正做

了夫人

又補出

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個養娘抱妳哥兒

一名玉堂一名金匱

兩個好名却是二星名也爲春梅一時命運通頭來也

兩個小

似喪家之犬急亡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

鹿隨鄭相應難辨

蝶化莊周未可知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一面使張勝叫敬濟且去着一面走

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床上便捫心搥被聲疼

叫喚起來

做作處與金蓮不同自是急性人做作

說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

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亡總好亡的怎的就不好起來春

梅說你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所進來見他倘在床

上叫喚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裡怎的來也不言

語一不

又問那個惹着你來也不做聲

二不

守備道不是

我剛纔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

三不應答三語如回却是

常技這守備無計奈何走出外邊麻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

兩個早知他是你奶乚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却教我打了
他十下惹的你奶乚心中不自在我曾叫你留下他請
你奶乚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厮每却討分曉張
勝說小的曾稟過奶乚來奶乚說且叫他去着小的絕放
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乚啼乚哀告春梅望乞奶乚在

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哩這春梅睜圓星

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得寵人如此作用我自心中不好

干他們甚事那厮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奈他些

時等我慢乚招認他已留後地這守備絕不麻犯張勝李安了

守備見他只管声喚又使張勝請下医官來看脉說老安
 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
 都放冷了丫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看吃
 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去了大了鬢月桂拏過
 藥來請奶儿吃藥被春梅拏過來匹臉只一潑一潑罵道賊
 浪奴才你只顧拏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果然灌我肚子裡
 有甚麼果然沒叫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
 的奶儿叫他跪着海棠道奶儿因他拏藥與奶儿吃來奶
 奶說我肚子裡有甚麼拏這藥來灌我叫他跪着孫二娘
 道奶儿你委的今一日沒曾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

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厨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吃口兒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厨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米濃上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熱熨熨拏到房中春梅倚在床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翻身方纔請他層次寫來有了粥兒在此請奶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曉冷了請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个那春梅一砧碌子扒起來叫妳子拏過灯來取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妳

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

吃粥

一語大
吆喝

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

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分付奶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

臉上打與他四個嘴巴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

借二婢襯

孫二娘便道奶子你不吃粥却吃些甚麼兒却

不餓着你春梅道你叫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

方入

雪娥叫過小丫鬟蘭花兒來分付道我心內想些雞尖湯

兒吃

與肉絲
湯相對

你去廚房內對那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

好雞尖湯兒與我吃叫他多放些酸笋做的酸上辣上的

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子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

的就是藥

語亦尖

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

奶叫你做雞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尖湯是
雞雞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

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

加上椒料蔥花芫荽酸笋油醬之類搗成清湯盛了兩甌

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上蘭花擎到房中春梅灯下看了呷

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

一語怪叫

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

甚麼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叫我吃平白叫我惹

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上嫌湯

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声兒不言語忍氣吞声

有層

從新

洗鍋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上叫蘭花拿到房
 裡來春梅又嫌忒鹹了拏起來照地下只一潑一潑早是蘭
 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
 憤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叫他討分曉這雪娥所見
 于不合萬不合悄上說了一句姐上几時這般大了就抖
 擻起人來一路寫來方不想蘭花回到房裡告春梅說了
 這春梅不听便罷听了此言登時柳眉剔豎星眼圓睜咬
 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
 使了姝娘丫鬟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掠到房中春梅氣狠
 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跺了罵道淫婦奴才

你怎的說兒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抬舉的我這般

大 旧恨深矣自激打時至此何日忘之

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憤氣教你

做日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鹹你倒还对着了頭說我几

時恁般大起來接搜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

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边叫將張勝李安旋剝褪去

衣裳打三十大棍兩边家人點起明晃晃灯笼籠張勝李安

各執大棍候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

他在根前不敢言語

如

孫二娘在旁边再三劝道随大奶

奶分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对着下人脫去他

衣服他爺体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上高抬貴手委的他

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去。他衣服打說道：「那個攔我？」

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

他便了。

挾制得妙。又是月娘旧稿。現此方知上文寫月娘之醜。

于是也不打了一

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

好做作。比月娘更甚。

守備

諛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如

這孫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

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罄身領出。

時。非。雪娥之計乎。

去辨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

將這淫婦奴才好。及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

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听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

我靠那裡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此切此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旧仇旧恨折挫你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几事依隨他正經下边孫二娘也讓他几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個好頭腦我去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叫我完金送在唱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個單夫獨妻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罷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居一個開店

張媽走來、叫薛嫂、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
 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
 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
 愿个单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七道、我那边下着一个山
 東賣綿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始終爲潘五
兒所陷、蓋此
時受辱、因敬濟弄一得双、又
寔因金蓮真追本穷源之論
 前日說他家有個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
 景、沒人伏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
 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个娘子罷、薛嫂道、
 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家出身、不拘粗細、都做

的針指女工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
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上道有箱籠、沒
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上
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叫他自家來看、一看說
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
領那人來相看、一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
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
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叫人
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
賣與媚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

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了。
 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經日西時分，到于酒家
 店那裡，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窠子，衙院
 唱的這雪娥一領入一個門戶，半間房子裡面炕上坐着
 个五六十歲的婆子，还有个十七八頂老丫頭打着盤頭，
 攢髻抹着鉛粉紅唇，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边上彈
 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个
 水客。到底爲潘五所誤，然則六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个
出者終難與五出者乎也
 名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拏斷銀兒，出去酒樓
 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

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學樂器
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上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
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遺
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盡牡丹有詩爲証

窮途無奔更無投

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處散

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彼守備差遣

往河下買几十不酒麴宅中造酒

酒是色
媒人

這酒家店坐地

虎刘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
裡安排酒穀杯盤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上傅士保兒篩

酒裏問二叔下邊叫那幾個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個上來伏侍你。張姑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听得胡梯畔笑聲兒一般兒四個唱的，打扮得如花似朶，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上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猛睜眼，覷着內中一個粉頭，可又作怪。到相老爺宅裡打發出來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個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裡玉兒、金兒這個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

[illegible]

熟因叫他近前，悄上問他：「你莫不是雪姑娘麼？」怎生到于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見他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只說一遍，被薛嫂攬暗，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裡，供筵席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常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慇懃勸酒，兩個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拏過琵琶來，唱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唱畢，彼此穿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行酒。灑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抱雪娥來爰了。兩個晚夕留在閣兒裡，就一起睡了。這雪娥枕邊風月，耳畔山盟和張勝儘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難述。

西門且奈何

次日起來梳

洗了頭面，刘二又早安排酒殺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饗食一頓，收起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麵，伴當跟隨，臨出閣，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刘二好生看顧他，休叫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几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刘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我酒樓撒各窠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有詩爲証：

豈料當年縱意爲，

貪淫倚勢把心欺，

禍不尋人人自取，

色不迷人入自迷。

通之

至不

皇降

食

燉

要

一

谷

指

會

入

調

大

我

此回理應按敬濟到守備府矣止因本意要寫熱結之弟兄爲正意今因貪寫假夫婦遂致假兄弟之文不暢亦未結如上文雖言伯爵背恩等情却未結言如何報應結煞而亦未暢言其何以背恩爲世之假弟兄勸也故此回且按下敬濟再講月娘處

夫西門死而月娘存必爲之描其災涼爲一部冷熱之報諸事已叙其大半則亦宜收拾月娘矣夫月必雲遮固用雲裡守之夢于一百回內而不先以漸收之又何以成大手筆哉故用竊玉成婚在光典恩之

前蓋小玉者月中之兔今與中秋同事月娘夫月至
中秋兔已肥矣兔至肥時月亦滿矣盈虧之理一幾
不爽月纔當滿已缺一線漸缺漸缺以至於晦而後
已也是故小玉纔成婚乃中秋月滿之時而平安日
偷金鉤于南瓦子內蓋纔滿一夜早已如鉤照南瓦
子上也夫月之有無消息當問梅花故一求春梅而
吳與恩已被辱矣復領出金鉤則月尚有半邊如月
娘之守寡爲人之播弄不定然月自是梅花主人故
又與春梅相往來也

寫月娘之奉承春梅處固是爲西門慶冷處描却又

是作者深惡月娘之陰毒叔詐奸險刻薄而故用此等筆以醜之也

玳安者蝴蝶也觀其嬉遊之巷可知觀其訪文嫂兒可知文嫂者蜂也其女兒金大姐上黃蜂也蜂入林中春光已老故先用之以爲敬濟作媒則當金蓮正盛之時而後用之于林氏也蜂媒必蝶使可訪故用玳安玳者墨班黃班所謂花蝴蝶也

推史莊家墨莊黃莊復歸不離穀野

盈之却而外周之平林也也雖其必難與百諸楚
中春代日朱姑共周之以為婚制利城頭當金龍
可映文數皆華也其文原金大敗也實華也細入
莊安皆融難也取其割裂之卷可映取其清文數
難筆以顯之也

具卦皆聚無月數之創毒外稍我劍枝蔓而姑用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詩曰

寺廢僧居少

橋灘客過稀

家貧奴負主

官儒吏相欺

水淺魚難住

林稀鳥不棲

人情皆若此

徒堪悲復淒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爲娼不題却說吳月娘自從大
姐死了告了陳敬濟一狀大家人來昭也死了他妻一丈
青帶着小鉄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與兒看守門戶房中綉

春興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
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奶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
在他屋裡頑耍吃東西來興兒又打酒和妳子吃兩個嘲
來嘲去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
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典了他一套
衣裳四根簪子揀了个好日子就與來興兒完房做了媳
婦了白日上灶看哥兒後邊扶持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裡
睡去

先爲玳安
小玉一引

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

月滿兔
肥矣

有吳

大姪二姪子并三個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
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听宣卷到二更

時分

又是月娘自開端不知作者必欲寫月娘十成惡何故

中秋兒便在後邊灶上

看茶繇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

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

慌的奏手脚不迭月娘便一声見也沒言語只說得一声

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其處家之惡一至于此且在這裡做甚麼

哩卿不知此爲做甚麼乎那小玉道我叫中秋兒灶上頓茶哩低着

頭往後邊去了侍寵如此醜盡月娘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過

了兩日大姪子二姪子三个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

與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叫來興兒搬到來昭屋

裡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反是如此平一安固眼見者一

身裝新衣服。平安固盛了一頂新網新帽。平安又做了双

新靴襪。平安又又替小玉編了一頂髻髻。弱愛與了他几

件金銀首飾。溺愛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弱愛

兩套段絹衣服。溺愛擇日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

裡還進來在房中答應。只晚夕臨閉儀門時便出去。寫出

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好西甚麼不拿出來和玳安

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常言道。二〇句。斷。吳。月娘。溺愛者不明貪得

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鎮。處家不正。奴婢抱怨。却說平

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

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安室一日在假

當鋪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鉤子
月總滿已如金鉤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
韶光已速可嘆

一個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計傅夥計同玳安尋取來放在

鋪子大櫥櫃裏不提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

了走去南瓦子裡武長腳家

月照南瓦已爲殘月况南照必在北北方乃死而復蘇之

方月娘能不歸雲裡手之夢乎

有兩個私窠子一個叫薛存兒一個叫伴

兒在那裡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蹙着金

頭面、擦着銀挺子、打酒買東西報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

裡打了兩個耳刮子就拿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

新陞巡簡騎着馬頭裡打着一对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

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
子裡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
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拏到巡備所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
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跟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
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反襯吳典恩小的是
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拏這金東西
在這坊子裡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典親戚家頭面
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杈借宿
一夜不料被土番拏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
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正是爲此叫你這奴才把頭面田來老

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出來的趁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來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棍夾的小廝猶如殺猪叫叫道爺休夾小的等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道小的偷的是當舖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鉤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十歲倒把房裡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

出解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

與吳氏有奸

原令人可疑月娘自取夫復誰尤

絕先把丫頭與他配了你

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

明教其說

平安兒道小的不知

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搜起來

如此方見吳典恩之名爲不虛

左右

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等小的

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

總是明挑

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說委的是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

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

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

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檢司等着出牌提

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吊日却說解當舖櫥櫃裡不見了頭面。把傳夥計說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舖子裡吃飯。我不知道。傳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裡如何不見了。一池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傳夥計插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傳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几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一個月本利不小。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鈎子。值七八十兩銀子。傳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見。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还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

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傅夥計又添了他十兩还不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而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檢拏在監裡还不叫人快認贓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

又反襯吳典恩

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

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叫傅夥計領贓去有了原物在省

得兩家賴傅夥計拏狀子到巡檢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

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奴才儘力

罵了一頓

是各異典恩

叫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

了半日

是各無點恩

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裡供出吳

氏與耿安許多好情來我這裡中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
吳氏來對証你這老狗骨頭還敢來領贓倒吃他干奴才
萬老尙罵將出來諛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
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听便罷听了正是分開八塊
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腳麻木又見那討頭面
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
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反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哄我
去領贓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等不合理那
傳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畧從容兩日就有原
物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声當家的

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愛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

大舅來商議，叫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何大人安在。何不尋伯爵去。拖

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

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呆話。還借咱家

一百兩銀子。正爲此。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但

報起來。吳大舅說：「如七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終

一個兒也怎的。」一語本意。吳月娘道：「累及哥七上緊尋個路兒，

寧可送他几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

口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七到大門首，

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個

小丫鬟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向
不來走上薛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
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儿那裡使半子大官兒叫
了好几遍還不得空兒去哩又說入春梅文字月娘道你
看媽儿撒風他又做起俺小奶儿來了未福寺猶薛嫂
道如今不做小奶儿倒做了大奶儿了妙月娘道他怎的
做大奶儿薛嫂道你老人家还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
從生了哥兒大奶儿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
了封贈娘子正經二奶儿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個奶
子四個丫頭扶持又是兩外房裡得意學唱的姐兒都是

老翁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老翁敢做主兒、自恁還恐怕
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
都掃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今日我還睡
哩、又使牢子叫了我兩遍、叫我快往那裡去問我要兩副
大翠垂雲子、鈿兒又要一副九鳳鈿兒、先與了我五兩銀
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還沒送的他生活去哩、這一
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
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
出與吳月娘看、只見做的好樣兒、金翠掩映、背面貼金、那
個鈿兒、每個鳳口內啣着一掛宝珠牌兒、十分奇巧、問史出

新

薛嫂道：「只這副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副鈿兒」

雲子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正說着，只見玳

安走來，對月娘說討頭面的，又在前邊嚷哩，說等不的領

了，領到几時？若明日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个去處

理會哩。傅二叔心裡不好往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

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口氣。結上鬱上所如

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舖人家當的，

一副金頭面，一個鍍金鈎子，走在城外瓦子裡，養老婆，被

吳巡檢拏住，監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

吳巡檢又勸指刁，難不容俺家領贖，又要打將夥計來要

錢白尋不出個頭腦來死了漢子擠撮一齊來經知丈夫當敬不知

亦悔從前之惡否

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

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上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上

你這裡寫個帖兒等我對他說聲叫老爺差人分付巡檢

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

他是武職官怎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上你还不知

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勅書好不營的事情寬廣地

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手裡打卯遞手本又河東水西

捉拏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听了便道既然管着老

薛就累你多上票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叫他在周

爺面前美言一句兒

此書總欲爲炎家審案亦是世情必有

問巡檢司討出

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上錢僱中使我

見你老人家剛纔悽惶我到過意不去你叫人寫了帖兒

等我到府裡和小奶上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還來

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

嫂兒道不吃罷你只叫大官兒寫了帖兒來你不知我一

身的事哩月娘道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

玉即便放桌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遞與

了頭兩個點心吃月娘問了頭几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

歲了不一時玳安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

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逕到守備府中春梅還在

煖床上睡着沒起來哩

總描春梅以對月娘

只見大了幾月桂進來

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牕寮開了日

色照的紗牕十分明亮薛嫂進來說道奶上這咱还未起

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

頭說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翠

雲子和九鳳鈿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上這兩副鈿兒

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總打翠花舖裡討將來今日要送

來不想奶上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

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撇

極力描寫

還放在紙匣兒內

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了鬟進來
與奶乚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兒道二奶乚和我說
了好几遍說荷花只做的飯叫我替他尋个小孩子學做
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家女孩
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春梅道你亦發替他尋个
城裡孩子还伶俐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麼因問這丫頭
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問價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
軍使春梅叫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他
罷又叫月桂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盪寒再有
甚點心拏一盒子與他吃省得他又說大清早辰拏寡酒

勸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兒說了話着
剛纔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
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
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廝偷了印子舖內人家
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鉤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
牽在巡檢司搜打這裡人家又要頭面嚷亂那吳巡檢舊
日是咱那裡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動春梅今日一
處在此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廝攀扯人又不容這裡領贓要錢纔
把傳夥計打罵將來謗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
我來多上上裏你老人家可憐見牽眼兒無親的叫你替

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就來
拜謝你老人家春梅問道有個帖兒沒有不打緊你爺出
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
說帖兒在此向袖中取出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窗戶檯
上不一時托盤內拏上四樣暖飯菜蔬只桂拏大銀鍾滿
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上我怎捱
的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兒
那個你倒捱了這個你倒捱不的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
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拏了點心與我
打個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單管說說你總說吃了來

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個茶食這咱還有
月桂道薛媽上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拏點心與你吃
俺奶上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灌了一
鍾覺心頭小肉兒劈上跳起來那春梅掀個嘴兒又呌海
棠斟滿一鍾叫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那孃我却一
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桂姐一下子
不捱我一下子奶上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撇兒跪在
地下雪之服氣至此
梅花生色何如春梅道也罷你拏過那餅與他吃了
叫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上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
瑰果餠餅兒與你吃就拏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

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別的春梅都叫他袖在袖子裡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了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鵝都用草紙包裹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兌丫頭銀子與你臨出門春梅又分付媽上你休推聾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上叫個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鬟接了冠服

始丁謫國官收同國要籍者此宋春耕散王景設給籍

後封景山門下錄行世因封東京與蔡太師並繫帶掌印

並掌右領行則以爲國朝數出將封來受若又獨拜閭野吳

丁錯出鎮五縣并都門野事收向呈轉執親具後封祿祠

視攀世籍則與天秋都察要職出呈籍在親善事官前并

安京倫王更而郊吳後封掌主盟禁不容弟類只對其小

拿伯神民來與守衛音節吳民賊抵此收此並親中視平

歐文世立西清醉因聞海此吳甚連春耕一面如繼賴數

丁拜由後之事書指一嚴不一執效集只繼續出羅掌土

幾吳良丁春耕亦資內心中繕寫坐不月并到棠拿茶加

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了將出巡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桌兒擺飯上罷掌上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春梅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廝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檢拏住監禁不容領贖只拷打小廝攀扯誣賴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廝這等可惡我明日出牌連他都提來發落又說我聞得吳巡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個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正是這等說

在意

西門慶 你替他明日處上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與

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個大花欄批文

令人爲提刑所一笑

用一個封套裝了批上山東守禦府爲失盜事仰巡檢司

官連人解贓繳右差虞侯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

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

銀子鞋腳錢傳夥計家中睡倒了

又寫傳夥計

吳二舅跟隨到

巡檢司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

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禦府中兩個公

人到了拿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筆標着仰巡檢

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裡面吳氏狀子說慌了反賠下情

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卽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于
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
帶進人去、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
此是我衙門裡事、如何不申解前來、只顧延捱監滯、顯有
情弊、那吳巡檢稟道、小官總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
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
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勅命、保障地方、巡捕
盜賊、提督軍務、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拏了這
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拏無辜、顯有情弊、那
吳巡檢聽了、摘去冠帽、在堦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當叅

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叅究一面
 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
 主人家都是你恁般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
 三十大棍放了將贓物封貯叫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
 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裡還差張勝拿帖兒同送到
 西門慶家見了分上春梅吐氣如此方了吳月娘打發張
 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裡回了守備春梅話那
 吳巡檢乾掣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還
 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傳
 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此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

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鋪只是收本錢贖討、再
不解當出銀子去了、止是叫吳二舅同玳安在門首生藥
舖子、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一日吳月娘
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了、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裡
奶上怪我、冷的不堪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
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猪、一鐺
南酒一疋紳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爲總
不垂別淚玳安穿着青絹摺兒、拿着札帖兒、薛嫂領着、生色也逕
到後堂、春梅出來、戴着金梁冠兒、上穿綉襖、下着錦裙、左
右了鬟養娘侍奉、今昔不同玳安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付

放桌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授甚事你奶上免了罷如
 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
 奶上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上費心沒
 甚麼些小微禮兒與爺奶上賞人罷了春梅道如何好受
 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
 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猪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
 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拾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
 奶上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會耍子兒哩又問玳安
 兒你几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几時和小玉完房來意中
 平向日敬意中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
 上意中

奶多謝了重礼待要請你奶上來坐上你周爺早晚又出
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來走上玳安
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對俺奶上說到那日來接奶
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
去罷奶上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押盒担回家見了
月娘說如此這般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周
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抬盆人二
錢銀子多頂上奶上多謝重礼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
再三說了絕受了下飯猪酒抬回尺頭要不是請奶上過
去坐上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

要來家裡走乚又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綉衣
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少了頭娘子
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兒道委的對
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
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还坐着說話叫我先來了自
此兩家交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有詩爲
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胸中有志終須至

囊裡無財莫論才

卷之六

卷之六

道

此兩家交並不與王具世勳等公數人而致高州休請然
由至不來相安其海出門此並坐著館請相好去來了自
非館來月賊匪既日即或或人對此去因問輔數言
并奉月賊問此其實館肥平并印來來相安其並委印板
燒香金聚玩兒
更來來野去
又書館此并書正間王書安書館野餘公



